

【英】基斯·巴德曼◎著
史国强◎译

最后几年的 玛丽莲·梦露

震惊我们的真实故事

THE FINAL YEARS OF
**MARILYN
MONROE**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THE FINAL YEARS OF
**MARILYN
MONROE**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最后几年的 玛丽莲·梦露

【英】基斯·巴德曼◎著

史国强◎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序 言

玛丽莲·梦露当然是史上被人写得最多、谈得最多的电影明星。在她短暂的、精彩的一生里，每一刻都是说不完的话题，图书、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对她的轶闻趣事趋之若鹜。就连那些影迷之外的人士也能顺嘴说出她生命中那些关键的瞬间，对此自然不必惊诧。“生于1926年，死于1962年。很可能死于自杀。领衔饰演《巴士站》《不合时宜的人》《热情似火》等影片。与下面的男士结婚（又离婚）：基姆·多尔蒂、剧作家亚瑟·米勒和棒球明星乔·迪马奥。据说有些男士与她同枕同衾，其中有约翰·F.肯尼迪和他的弟弟博比。”此外还有说不完的故事……

上述及其他众多所谓的事实在她的传说上深深地烙上了印迹。她拍摄的流行影片《七年之痒》里有个著名的镜头：她的裙子被风从下面撩起，她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正如这一镜头都变成了她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用一部专著来研究这位女演员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众多研究者顾此失彼、她从未与之见面的人满口胡言、八卦专栏作者所犯的错误和利益熏心的朋友的添枝加叶，这些人为了5位数的出版稿酬编造出庸俗的故事，结果我们现在所相信的玛丽莲几乎都是来自他们纯粹的不折不扣的无稽之谈。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她个人的历史里充满了上述欺骗；尤其是从1960年到她逝世的1962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她经常与弗兰克·西纳特拉、肯尼迪兄弟和鼠群乐队的人频繁接触，而且她还与龌龊的、下流的、庸俗的小人物及

龌龊的、下流的、庸俗的大人物频繁接触。她生前自然是绯闻缠身。1962年，有人就此向她提问，她的回答很简单：“那要判断消息来源。”

以此为准绳，2005年五六月间，我手边已经搜集到数不清的书信、采访、照片、剪报、文件、收据、发票——其中不少材料都是失而复得——还有为数不少铁一般的事实，这些都是一手的材料，可信度极高，有了这些材料之后我像探员一样开始剥茧抽丝，将她最后几年里的事实与虚构、神话与现实、真话与谎言分离开来。我的意图很简单：以专著的形式为读者送上梦露最后几年最诚实的、最准确的描述。

5年研究之后，专著终于出版。结果如何？我希望，书中收录的故事和事实就连梦露的铁杆影迷也未必知道。其他众多的故事之外，读者还将知道她的男朋友、她花钱的习惯、她放弃的电视剧《雨》、她最后拍摄的影片《濒于崩溃》、她对传奇人物伊莉莎白·泰勒的妒忌、她与西纳特拉的浪漫、她1962年6月到西纳特拉的加利-内华山林小屋的扫兴之旅、她的父亲（我在书中首次确认他的姓名，所以此后对他再也不必猜测）、她所谓最好的朋友（在她生前和死后）对她惊人的态度、乔·迪马奥对她的爱与他们破镜重圆的计划、她为总统唱歌的那一夜（她为那身著名的晚礼服到底付了多少钱）、传说中她1962年8月要揭开真相的记者招待会、她传奇式的告别语：“与总统告别”，她逝世那天夜里助手们经受的震惊，以及她死后好莱坞式的遮遮掩掩。

当然，凡是写梦露的书没有不提约翰和博比·肯尼迪及她的英年早逝，不然书里就少了东西。我的研究也不例外。至于肯尼迪兄弟，我将使用尚未公开的材料，以准确的语言揭开她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免得今后还有人对此再做无端猜测。至于她的死，历史上对此已经做出无数的推测，但推测终归是推测。我们不禁要问，她是自杀的吗？是一次意外？她是被管家谋杀的吗？她的大夫？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抑或是肯尼迪兄弟？到底谁是凶手？

对此争论至今不休。我对她的死提出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我是怎么得出结论的？世界上一流的医生在此伸出了援手，此外就得借用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把不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之后，剩下的因素必然是真相，虽然表面上不大可能。”

到目前为止，以玛丽莲为传主的书将近 700 种，这一现象好像有些匪夷所思，然而写到她最后的岁月，无一不是语焉不详。我的这项研究有所不同。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从阅读中得到乐趣。

我还希望，为了玛丽莲的安息，这项研究能作为善意的行为逐渐改变被扭曲的事实，将有关她的真相存入我们永恒的记忆。

基斯·巴德曼

英国伦敦

序 言	001
第一章 序曲——童年 / 成年	001
从出生到 1961 年 6 月	
第二章	021
1961 年 6 月—1962 年 1 月 8 日，礼拜一	
第三章	050
1961 年 11 月 17 日，礼拜五—1962 年 4 月（第二周）	
第四章 玛丽莲与肯尼迪——无法回避的真相	065
1961 年 9 月 23 日礼拜六及之后的故事	
第五章	089
1962 年 2 月 7 日礼拜三—1962 年 4 月 22 日礼拜日	
第六章 《濒于崩溃》（一）	118
1962 年 4 月 23 日礼拜一—1962 年 5 月 19 日礼拜六	
第七章 《濒于崩溃》（二）	137
1962 年 5 月 19 日礼拜六—1962 年 6 月 12 日礼拜二	
第八章 沮丧，再生，拍照及加利 - 内华	173
1962 年 6 月 9 日礼拜六—1962 年 7 月 30 日礼拜一	
第九章	214
1962 年 7 月 31 日礼拜二—1962 年 8 月 4 日礼拜六下午 5 点 55 分	
第十章	242
1962 年 8 月 4 日礼拜六晚 7 点 55 分—1962 年 8 月 5 日礼拜日早 9 点零 4 分	
第十一章 涟漪	273
1962 年 8 月 5 日礼拜日—1985 年 10 月 28 日礼拜一	
第十二章 再见，玛丽莲	289
1962 年 8 月 5 日礼拜日—1962 年 8 月 8 日礼拜三	

第一章

序曲——童年 / 成年

从出生到 1961 年 6 月

1926 年 6 月 1 日，礼拜二，上午 9 点 30 分，洛杉矶大众医院那城堡般森严的慈善病房里，赫尔曼·M. 比尔曼大夫无意中竟接生出他经手的最有名的婴儿。这个私生子原名是诺玛·珍妮·默坦森，后来被称为玛丽莲·梦露，世界上最著名的影星。

她母亲是 24 岁的电影剪辑员格拉迪斯·皮尔·梦露·默坦森，同事评价她“爱说话的、身材不高的、活泼可爱的金发女子”“要是她喜欢的话，能逗出不少乐子来”。婴儿分娩之后，格拉迪斯已经一文不名，联合影业的同事不得不慷慨解囊才结清了她在医院的花销。问题到此并未结束，据为格拉迪斯治病的大夫称，她此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她的家族早有精神病史。她的父母，奥蒂斯·艾尔默·梦露和黛拉·梦露·格兰杰晚年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她的哥哥马里昂也有精神病，按照当时科学的描述，她罹患的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虽然格拉迪斯很可能是躁狂抑郁病患者，但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患上躁狂抑郁症的人被诊断成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也不是没有的。不管玛丽莲·梦露的母亲患的是哪种精神病，她自然对家族遗传有种病态的恐惧。

玛丽莲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仍然是个有争论的话题。虽然在诺玛·珍妮的出生证明和玛丽莲与乔·迪马奥及亚瑟·米勒的结婚证书上都写着爱德华·默坦森的名字，此人是来自挪威的移民，格拉迪斯的第二任丈夫（她的首任丈夫是贾斯帕·贝克），但爱德华·默坦森并非她是她的生父。她的父亲必有其他男人。如唐纳德·斯普托在其1993年的《玛丽莲·梦露：传记》里所指出的，这些男人里有“痴迷她的同事哈利·鲁尼，仰慕她的克雷顿·麦克纳马拉，或者，更可能是雷蒙德·格里斯，此人是显影师，一连数月追求她（格拉迪斯）……”然而，玛丽莲相信默坦森是她的父亲，也许她希望如此，因为小时候她见过这个男人的照片，“他是你父亲”的概念从小就留在大脑里。其实照片上这个人是查尔斯·斯坦利·吉福德，他1898年9月18日，出生在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县。

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故事》里，玛丽莲用下面的文字怀念照片上的那个男人：“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活泼的笑容，脸上留着不多的胡子，就像克拉克·盖博。”流传下来的形象足以证明，照片上的人显然不是爱德华·默坦森，而是吉福德，吉福德长得确实很像盖博。她母亲说那个男人死于一场车祸，其实并不正确。吉福德没有死于车祸。

不过，默坦森确实死于车祸。那场致命的车祸发生在1929年6月18日，礼拜二，将近清晨5点，事故发生在俄亥俄州，不是纽约州；当时默坦森正骑着摩托车从扬斯敦赶往阿克伦城，他想超车，结果撞在了一辆轿车上，撞断了双腿。他摔得不省人事，瘫在地上。还没等救护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他就死了。（有件添乱的事，还有个男人名字是马丁·爱德华·默坦森，不想他也来凑热闹，声称是玛丽莲真正的生父。1981年2月10日，礼拜二，83岁的他在加州河畔镇死于心脏病，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诺玛·珍妮出生证明的副本。）

1925年年初，梦露的母亲在联合影业公司与这个身体强壮、满头乌发的男人开始了恋情。此前吉福德在斑鸠城的托马斯·H. 英斯电影公司效力，他在这里刚刚丢了饭碗，他的妻子莉莲正为离婚起诉他。她提出的离婚理由（与低级的女人鬼混、服麻醉药上瘾、不止一次地打她）清楚地说明他到底是哪种男人。吉福德为了重新开始生活，赚上一些有用的美元，就开始在联合影业做定影师和显影师。不出数月，他被一路提升，竟然当上了夜班的监工。等到了

那年春天，他们二人已经走到一起，5月6日礼拜三，他的离婚案已成定局。20天后的5月26日礼拜二，格拉迪斯离开自己的丈夫默坦森，准备变成下一个吉福德太太。然而，吉福德与格拉迪斯不过是逢场作戏，到了1925年的圣诞夜，他对她已经不感兴趣，竟然一走了之。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格拉迪斯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诺玛·珍妮就是她腹中的胎儿。

1926年6月13日，礼拜日，诺玛·珍妮被交与邻居阿尔伯特和艾达·布兰德夫妇抚养，这时婴儿刚刚出生12天，将孩子送走是格拉迪斯的母亲黛拉的主意。布兰德夫妇住在洛杉矶县罗得岛大街215号，与她隔街相望，她早已请求夫妇二人代为照料她的外孙女，之后她赶往南美，想与丈夫破镜重圆。

过去读者都相信格拉迪斯抛弃了自己的女儿，其实不然，她与诺玛·珍妮一同住在那里，而且还按月付给阿尔伯特和艾达25美元的租金。黛拉知道格拉迪斯和诺玛·珍妮不会落到坏人手里，而且随时都能过来探望她们母女二人。1956年艾达证实：“贝克太太[格拉迪斯]是和我在一起。她做剪辑员，夜班住在好莱坞，白班和我在一起……她（诺玛·珍妮）从来都有人照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都是她母亲出的钱，为她买衣服。”

格拉迪斯和她的女儿双双住在布兰德夫妇的屋檐下，为此能在当地的官方人口普查记录里找到不可辩驳的证据。1930年4月1日，礼拜二，罗得岛大街的宅院在人口普查中登记入册，记录显示在格拉迪斯和诺玛·珍妮之外，这座建筑里还有46岁的阿尔伯特、42岁的艾达和他们3岁的儿子莱斯特。（阿尔伯特在填表时犯了一个错误，把格拉迪斯写成了27岁，诺玛·珍妮写成63岁。）

虽然吉福德不负责任，从外表上看总是无所谓，但他（之前对他的评论姑且不论）对孩子并没有撒手不管。等诺玛·珍妮刚到一两岁的时候，吉福德听说孩子托养在布兰德夫妇家里，良心未泯的父亲匆忙赶来想要收养孩子。然而，格拉迪斯很鄙视这个男人，她怀孕时他竟然一走了之，她对此仍然耿耿于怀，再也不想和他沾边，他也自然被拒之门外。

布兰德夫妇悉心照料婴儿，所以格拉迪斯得以返回联合影业继续工作。她每个礼拜六都要带上孩子外出，一般是带着孩子到好莱坞山上游玩。格拉迪斯

还喜欢带孩子前往好莱坞大道上新近才开业的中国戏院，此地因红地毯首映式闻名于世。诺玛·珍妮和她的妈妈总是怀着羡慕的目光望着建筑外面混凝土地上留下的那些世界著名的脚印和手印。诺玛·珍妮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将她的小手印和小脚印压在人家的印迹上。

虽然母亲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向女儿传达她的爱意和关怀，但在诺玛·珍妮的回忆中，她总有被遗弃的感觉，格拉迪斯仅仅是“那个红发女人”或“那个脸上从来都没有笑容的小女人”，她从来不把她当成真正的母亲。在她的童年里，她把艾达和阿尔伯特当成真正的父母，喊他们“妈妈”和“爸爸”。

梦露的童年经常被涂上伤心的、暗淡的、十分压抑的色调，总是强调她少女时代的大部分时光都没有爱、不受人欢迎，而且还很穷，这些描述确实很有迷惑力。但真相是，诺玛·珍妮从出生到8岁大，始终生活在一个地方，那个温暖但又严厉的、老式六室宅院里，这里属于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阿尔伯特和艾达·布兰德夫妇，严格地说，他们生活的地方属于中产阶级。早在1952年，好莱坞的发言人就开始渲染玛丽莲在布兰德夫妇那里的生活环境，说她总是被灌输宗教上那些清规戒律，要是稍有违犯就要万劫不复，被洗脑之后的她以为“饮酒、吸烟、跳舞都是魔鬼的把戏”，她被迫承诺滴酒不沾，一句骂人的话也不说，说她在家里还被迫擦地板，一周要做好几次礼拜。这个小姑娘确实要跟着布兰德夫妇去教堂，但每次都是幸福的。

然而，在她的童年时代里确实发生过令人不安的插曲。插曲之一，1927年7月，她的外祖母黛拉企图用枕头压死她。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黛拉来到布兰德夫妇家里，身上一丝不挂，从前面的玻璃门破门而入，谁也没有招惹她，但她却开始攻击自己的外孙女。这一事件派生出不少版本。几周之后，8月4日，礼拜四，黛拉被送进了诺沃克的州立医院，入院不过19天，她死于心脏病。大夫说她患有躁狂—抑郁精神病。

插曲之二是格拉迪斯企图谋杀她。“有三次她母亲都想杀了她。”玛丽莲的第三任丈夫、剧作家亚瑟·米勒1968年4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出了上述使人震惊的真相，“她母亲疯得挺厉害。”在玛丽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经常提到那几次可怕的遭遇如何历历在目。

因为有米勒和布兰德夫妇足以为信的陈述，所以我相信这些事件确实发生

过；但有关诺玛·珍妮在布兰德家里的其他遭遇，其中大多数都不足为信。布兰德夫妇最小的孩子南希，也是1996年唯一在世的家庭成员，不得不承认：“人们喜欢渲染。因为她（诺玛·珍妮）发达了，他们就想把她的遭遇说得一团黑，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在我们家里是幸福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南希自然对那些不准确的描述大为不满。1966年，艾达·布兰德在接受每日风报纸的采访时就说过：“我母亲在世时对这件事感到很不安。我们对待她（玛丽莲）如同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爱她。”

对布兰德夫妇的指责有一项很可能成立：诺玛·珍妮总是在无意中被当成他们家的外人。比如，每周例行洗澡一次，孩子们洗澡都不换水，根据玛丽莲的说法，她总是最后一个洗澡。还有一例，1926年圣诞节早晨，她第一次兴高采烈地来到挂满礼物的圣诞树旁。她知道她将从阿尔伯特和艾达那里得到礼物，所以她耐心地等在那里，等家里的其他孩子打开他们昂贵的礼物，有大玩具和自行车。然而，等她拿出礼物之后，发现那不过是从五分和一角店里买来的一件廉价首饰。大失所望的她还是把自己的沮丧深深地埋在心底。她明白，她没被人家当成家里人。（玛丽莲总是说童年的那些记忆无法抹掉。一次她承认：“我能记住六个月大的事。我知道你们那个年龄还不记事，但我确实记事了。”）

总的来说，诺玛·珍妮还是被艾达和她的邮递员丈夫阿尔伯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后来她与这个家庭里的其他五个孩子处得都很和谐，这里有莱斯特和南希。她和莱斯特关系最近。诺玛·珍妮还喜欢一般学校女生玩的游戏，如跳房子，弹钢琴和（从1933年12月开始，每周五晚7点30分）收听她心爱的播音节目《孤胆骑士》，厄尔·W. 格拉泽饰演片中主角。（很久以来她的传记里都要提到她那时喜欢收听《青蜂侠》，但这个说法不准确，这个节目1936年1月之后才在美国广播中出现，此时她已经搬出布兰德夫妇的宅院。）

这个少女还有其他的开心事，她经常光顾电影院，扮演侦探的角色，在附近的街道里钻来钻去，小心翼翼地记下遇见的汽车号码。与她的小狗蒂皮嬉戏是她童年的又一乐事，小狗身上有黑白两色的花点。然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戛然而止，因为隔壁邻居有个叫雷蒙德的家伙把狗砍成了两半。他嫌狗总是叫个不停，一怒之下把宠物狗打死了。玛丽莲不无伤心地说道：“我爱我的狗。它也爱我。在那些年里只有它才真心爱我。我把秘密都告诉它了。”

诺玛·珍妮的请求不能件件如意。一次，她请求妈妈为她买一双白鞋，结果妈妈买来的是黑鞋，因为黑鞋比白鞋便宜。然而在她死后的1974年出版的、别人捉刀代笔的、似乎被篡改的《我的故事》里，在写到童年时，玛丽莲的文字又自相矛盾：“当我回想那些日子时，我记得，其实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乐趣和刺激。我在阳光下玩游戏，追逐嬉戏。”

1962年，她又向美国商业节目专栏作家鲍伯·托马斯回忆说：“我5岁时，我想那时我就想当一名演员。我喜欢演剧。我不喜欢周围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点儿压抑。”两年之后，7岁的诺玛·珍妮迷上了女演员乔安娜·哈洛，“我头上有白发。”她回忆说，“我脑袋上的才是真正的金发，有我这样白发的成人女子，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1934年7月，诺玛·珍妮与她母亲搬出了布兰德夫妇的家。格拉迪斯用她省下来的钱，连同加州抵押贷款公司的预付款，购入一座有三个卧室、六个房间的平房，地点在阿伯尔道6812号，与世界著名的好莱坞露天剧场仅有一尺之隔。1961年玛丽莲回忆说：“那是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面有好几个房间。但里面没有家具，我们睡在两张帆布床上，厨房里有一张小餐桌和两把椅子。客厅几乎是空的。那我不在意。客厅是个很可爱的地方。”

房子里最贵重的摆设是一架20世纪初儿童款白色小钢琴，是格拉迪斯为她8岁的女儿送上的一件迟到的礼物。钢琴原为廷瑟尔敦著名男演员格雷德里克·马施所有，是人家拍卖家庭用品时格拉迪斯悄悄买来的（虽然有人说她是用贷款买的这架钢琴及屋子里的其他几件桌椅）。玛丽莲继续说：“几周之后，母亲下班后坐着卡车回来了。我看见两个男人抬进了第一件她为我们这个家购买的家具。那是一架漂亮的白钢琴。钢琴放在客厅里。没有琴凳。钢琴自己站在那里。我母亲和我都不会弹。但在我的眼里那架钢琴是很美丽的……我总是忘不了那架白钢琴，我长大之后总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格拉迪斯购入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而且还按时在银行账户里存钱以备不时之需。为了能让女儿这个新家继续稳定下去，她做到了不遗余力。玛丽莲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时她和母亲总要参加在大使酒店椰子林里举行的所有开幕式，她们站在外边注视风光无限的影星抵达现场。有时她们一连等上几个小时，等

影片结束后要亲眼一见她们特别喜欢的演员从身旁走过。不幸的是，这时少女生活中另一个真正痛心的事件发生了。

1934年11月下旬，格拉迪斯为了巩固她替女儿憧憬的生活，决定额外再赚一些钱来，把房子里的三个房间租给了一对英国的夫妇，这对夫妇应聘进入好莱坞的电影业。那个妻子在后面打下手，作为编外演员挣一份工资。有人说她丈夫是金梅尔先生，是奥斯卡奖得主、20世纪福克斯的男演员乔治·巴里斯的替身。其实他是伦敦45岁的默雷·金内尔，此人对贝特·戴维斯在电影界脱颖而出助过一臂之力。那时，他已经和巴里斯共同出演了5部影片：《老式的英国人》（1930）、《一次成功的灾难》和《饰演上帝的人》（都在1932年）、《伏尔泰》（1933）和《罗斯夏尔德之家》（1934）。玛丽莲的传记作者唐纳德·斯普托说，乔治·阿特金森是当时的房客，这个说法不准确；他和巴里斯仅仅在1929年的影片《迪斯雷利》里合作过一次，而且还是在格拉迪斯和她女儿搬入新家之前5年的事。

然而，诺玛·珍妮并没把金内尔夫妇当成银屏上的明星。相反，她不过是把他们当成了满嘴脏话的酒鬼。这对夫妇搬入之后不久问题就来了。当这对儿粗俗的演员请诺玛·珍妮为他们跳舞时，她原已脆弱的自信心彻底瓦解。他们提出请她跳西班牙的方丹格舞、呼拉舞和水手的角笛舞。她同意了。但跳完之后他们非但没有鼓掌，反而大笑起来。诺玛·珍妮还想取悦金内尔夫妇，但都没有效果。结果，凡是遇见成年人，她总以为人家又要贬低她。1935年1月的一个下午，8岁大的诺玛·珍妮刚刚搬入新家6个月，用她自己经过修饰的语言说：“自己震惊地发现了性，而且事先并未提出任何问题。”

她对那次令人震惊的、改变生活的故事做了如下回忆：“他的门开着，我从门外走过时他从里面出来。我和他撞了个满怀……我想朝别处看，但什么也看不见，就是这个站在门道里的魔鬼……他小声说：‘诺玛，请你进来。’”按照玛丽莲的记忆，金内尔顺手关上门，又上了锁，将这个战战兢兢的小姑娘关在屋里，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这个男人。

他伸手来抱我，我拼命用脚踢他，但我没有喊叫，他比我强壮，就是不松手。他不停地小声告诉我听话。“我洗手的工夫就完了。”他

说，好像我每天都要进他的屋子。他朝我走来，张开双手，手心朝上，好像要告诉我，不管他心里要拿我怎么办，他那双手都是干净的……然后他把我抱了起来，抱到椅子那边的沙发上，他坐下来，把我放到他的膝盖上。“不用怕，闭上嘴，孩子，我不会难为你的。”我还在不住地安慰自己，心里想着我认识的小女孩如何被她们亲爱的父亲抱在怀里。我自己从来不知道这种父爱，难道现在父爱来临了吗？片刻之后他那只大手如同清道夫开始乱摸起来，但那只手更坚定，目的更明确……我疼得喊了起来，但那只无情的手仿佛变得更坚定了。

对这个小姑娘来说要庆幸的是，折磨很快结束了。“他把门打开，放我出去。我跑出去喊我姨妈（她母亲），告诉她金内尔先生做的事。”但等她与格拉迪斯见面之后，却又无法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次心理创伤，她落下了口吃的毛病，“我想告金内尔先生的状。他……他……”

然而，她母亲并不感兴趣，马上打断了说不出话来的女儿。她在她女儿的嘴上用手扫了一下，“谁让你说我朋友的坏话。再也不许说金内尔先生的坏话！”格拉迪斯尖叫道，“他是好人。他是我的明星房客。”男演员走出房间，递给玛·珍妮5分零钱，告诉她出去为自己买冰淇淋。她接过这枚钱币，摔在他的脸上，然后跑到屋外。玛丽莲后来说，那天夜里她想起这件可怕的事，是哭着入睡的，她当时真想“死”。

“一周之后，母女二人连同金内尔一同来到一座大帐篷里参加宗教复活聚会。”1958年玛丽莲对伦敦的《观察家》回忆说，“我姨母（母亲）非让我也去。帐篷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听福音传教士布道。他突然要求帐篷里有罪的人走上前来忏悔。我赶在众人前边跑过去告诉他我的罪恶，我跪下来告诉他金内尔先生做的事，他如何在自己的房间里骚扰我。但这时其他有罪的人开始为他们的罪行痛哭流涕，结果淹没了我的忏悔。我回头看见金内尔先生站在没罪的人群里高声祈祷，他虔诚地请上帝宽恕其他人的罪过。”她是无辜的，但她被虐待，被抛到一边，如同一块脏抹布。

这里有必要指出——不管我们过去是如何信以为真的，这主要是因为玛丽莲多少有水分的回忆——在这一事件中玛丽莲并没有被强奸。她的首任丈夫詹

姆斯·多尔蒂也是这一事实的证明人之一，他说新婚之夜后，他知道那是他们的谎言，“我很快就发现她是处女。”他1976年回忆说。在此8年之前多尔蒂在与美国记者达尔文·波特的一次谈话中，他的话说得更为明确，证实说“之前还没有人走过那道门槛”。事实上，诺玛·珍妮1942年与21岁的多尔蒂结婚时因为对性一无所知，她的姨母安娜不得不为她买来《新娘必读》。

那个故事的可信度也遭到怀疑。玛丽莲的好友、同住一室的女演员谢莉·温特斯承认：“多年以来，同一个故事她对我有不同的说法，忘了之前她说过的话。后来，我想玛丽莲也分不清哪儿是真的，哪儿是假的……不要误解我，我深深地爱这个姑娘，但玛丽莲早期生活的传记作者们都被她的幻想蒙蔽了。”

不管细节到底如何，据说这次心理创伤之后，诺玛·珍妮马上陷入失眠和噩梦之中。连同她童年的其他梦魇，这次遭遇出现在她断断续续的睡眠中，以扭曲的形态缠着她不放。玛丽莲成人之后因为无法或不想安歇，只能靠阅读或与朋友或同事聊天来排遣郁闷，一般都是半夜和他们通电话。还有，她在入睡之前总要用枕头压上电话。她有两个目的：一，枕头能提示她小时候被人窒息的企图；二，为避免睡眠被人打扰，她有时（并不总是如此）用脑袋枕在电话上，生怕下面传来电话铃声。

这次侵犯事件自然也使格拉迪斯深感不安。1935年1月15日，礼拜二，她作为母亲所做的勇敢尝试在颤抖中被迫停下，因为她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诱因显然是她无法扮演母亲的角色和女儿这次被人骚扰，她被迫搬出了她们的新家。此外，她要搬家还有另一个原因。多年来有个事实已经被人忘记，进入1935年之后的几周里，骚扰孩子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演员乔治·巴里斯离开好莱坞前往巴黎与默林·欧沙利文拍摄影片《红衣主教黎塞留》，他的搭档和好友金内尔自然要与他同行。金内尔的租金断了之后，格拉迪斯无法再维持这座房子的还款，她不得不搬入其他更低档的宅子。

在1956年的一次采访中，玛丽莲透露，她能清晰地记得母亲那脆弱的神经是如何拉断的。她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竟然当着我的面用刀刺伤她的朋友，不顾我坐在那里大喊。”

她回忆的这个事件发生在傍晚，格拉迪斯正坐在那里与她的好友、离婚后的格雷·艾奇逊·麦基说话。她们二人都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员工，麦基

是影片资料员，格拉迪斯是剪辑员。她们说着说着格拉迪斯就发起火来，指控格雷想毒死她。她拿着厨房里的刀朝她扑去，用刀刺她。警察来了之后，格拉迪斯马上被送入加州诺沃克州立精神病院，她被确诊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此后的35年里，格拉迪斯的时光几乎都在不同的医院里度过。1935年玛丽莲双亲的真相公开之后，她还按月照顾母亲，在此之前一连数月她都没有反驳报纸的说法，所以人们还以为她已经父母双亡，但此后她也很少接触或探视她的母亲。10月26日，礼拜一，玛丽莲为母亲成立了一项信托基金，将“玛丽莲·梦露电影公司”100股优先股转入母亲名下。

母亲入院之后，诺玛·珍妮又一次失去了母亲。玛丽莲后来回忆说：“等警察破门而入，将母亲从我的生活中抓走之后，我才理解母亲与我之间那种温暖和亲密。”母亲的好友格雷被指派为孩子的保护人和格拉迪斯家产的监护人，对此读者不必惊诧。家里的家具马上卖掉了，那架白钢琴不在之内，格雷的安娜姨母特意给诺玛·珍妮留下了这架钢琴。

孩子自然进了麦基的家门。然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仅仅7个月。1962年玛丽莲回忆说：“格雷斯是我的法定保护人……但等她再婚之后，房子一下子变得太小了，有人要离开才行，你能猜到离开的人是谁。1935年9月9日，礼拜一，她帮我收拾衣服，送我上了她的汽车。我们开呀开呀，道上她一言不发。

“我们最后来到一座红砖建筑旁，她停下汽车，我们顺着台阶走进这座建筑的入口。入口处有一块好大的黑牌子，上面写着闪光的金字……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的双脚连一步都迈不动。因为那上面写着‘孤儿院——洛杉矶儿童家庭社会’。我开始哭喊：‘求你了，求你别让我进去，我不是孤儿。我妈妈没死。我不是孤儿。我妈妈是生病了，还能照顾我。’”

不少人都喜欢把这里描述成一座破落的建筑。其实不然。这是一座18世纪风格的大建筑，不仅品质上乘，而且保存完好。这是私人捐赠的、有25年历史的建筑，在建筑前方一个宽大的草场中央竖着一根旗杆，星条旗在上面高高地飘扬。建筑后面有5英亩土地，孩子们可以在上面玩耍嬉戏。来此访问的人想要一见玛丽莲童年时住过的地方，想要发现一个又乱又脏又破的地方，结

果他们大为震惊，因为这个孤儿院不仅窗明几净，而且设施齐全。

诺玛·珍妮成为 3463 号孩子。小姑娘后来才知道，格雷斯·麦基将她送来后整整哭了一天。1958 年，玛丽莲不无感慨地说道：“一个小姑娘感到走丢了，孤单单的，以为没人想要她，这件事是她没齿难忘的。我想我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要的是被人爱。当时或现在，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有人想要你，但我被格雷斯姨母送进那个地方之后，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好像没人想要我，连我妈妈最好的朋友都不想要我。”

先是外祖母企图用枕头窒息她，既而又有人骚扰她，最后又在心底发现没人想要她，从这个环境里出来的诺玛·珍妮说话继续迟钝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把我送进那里（孤儿院）那天，在他们把我拽进去之后，我又哭又喊，后来我一下子来到了一个大食堂里，上百个孩子坐在那里吃饭，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我。所以我马上不再哭喊（变得结结巴巴的）。”她的语言障碍是如此之大，竟然连个句子都说不完整。1955 年在玛丽莲与美国专栏作家默里斯·佐洛托的对话里，她回忆说：“我猜想你可能要说我好久都不说话了。我过去在学校都不好意思张嘴。我以为要是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那我非死了不可。我总是不想张嘴说话，担心我说的话是错误的或愚蠢的。”一天，小姑娘想方设法逃出了孤儿院。然而，她的这一企图马上被警察瓦解，人家又把她送了回来。

孤儿院的每一天是从清早 6 点开始的，在其他 60 名孩子上学之前，他们被迫要做杂务。玛丽莲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杂物柜。”（不过，孤儿院的人员对她就孤儿院所做的描述有不同的说法。）“所有的东西必须干干净净、井然有序，因为院里要检查。我被分在厨房洗碗。我们有一百来人，所以我要洗一百个盘子，所有的汤勺和叉子。我每天要洗 3 次，一周要洗 7 天。但这活儿还不太坏。洗厕所要比这更恶劣。”

诺玛·珍妮身穿蓝上衣和白裙子，每个月因洗碗能挣来 5 分钱，其中 1 分钱要捐入礼拜日教会的托盘。剩下的几分钱小姑娘可以花在孩子喜欢的小奢侈品上：一根束发的绺子。虽然她之前企图逃走，但孤儿院对她的品行评语依然是“整洁与规范”。孤儿院早期的一份报告上说：“诺玛·珍妮行为正常，她既聪明又阳光。”格雷斯·麦基每天都来探视孩子，按时送来衣物和礼品。正是因为麦基坚持不断的资助，玛丽莲身边不少人都把她视为没有被歌颂的英雄。